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
第一三〇回 治冤鬼瞎韋馱顯靈 送山田金御史脫罪

話說悟真在大成廟，自從濟公走後，跟後陳亮等又將一眾和尚統統捆好，著營兵抬了就走，自此廟中只剩著兩個僱工的道人，並自己三個人。幸虧天光不早，進香的也稀少了，悟真便叫道人把山門關好，自己便到庫房查點查點。但見桌上有兩本日行的帳簿，一本上題著「日行流水」，一本上題著「佈施總登」。將日行帳展開一看，上面煞了個總碼，寫著道：「除支淨存錢二〇四零三〇六文。」悟真將旁邊一堆錢過了過數，巧巧二〇四千，桌上錢板上有些須零錢，大略分文不少。又將佈施帳查出翻閱，見上面寫著：「當今太后助本廟建修功德銀〇萬兩。當今皇上助本廟建修功德銀〇萬兩，定風珠、辟火珠各一粒。當今皇后助本廟建修功德銀〇萬兩，白米三〇石。三〇六宮嬪妃公敬佛前千佛慢一頂，蓮花幡二〇四掛。韓王府樂助佛前燈油〇石。秦相府樂助香儀一百千文。金相府樂助香儀〇兩。」除外還有無數的無名氏，助米的、助油的、助錢的，足足有上千的花名。總因大成廟是皇上敕建的，這個聲名大隊，沒一個不來佈施。悟真看過了帳，又跑到後面倉屋裡看，但見屋高的米集子〇幾個，香油滿滿的七八缸，柴薪、蔬菜不計其數。悟真看完，就在禪牀上坐了一禪，專候師父回來做課眾，吃晚飯。那知一禪坐完，外面已是黃昏，仍不見師父回來，只得一個人撞鐘擊鼓，燒了晚香，便同道人將日間的剩飯剩菜胡亂的吃了一飽，同道人談了一席心，又到禪牀上坐了一禪，還是守不著師父回來，只得點了支燭火走到庫房裡面，在那清雅鋪上宿息。他這鋪上真個香暖異常，悟真出世還不曾享過這樣的福，心中又憂又喜。喜的是這一座大廟宇，暗暗的就歸我住持；憂的是這位濟公師父，他從來不會經紀。我這初初的到來，又摸不著頭底，怎樣安排是好。就此百慮交集，想了再想，也就沉沉睡去。覺到自己坐在庫房裡面，迎著房門等候師父，坐了許久，忽見一人輕輕將門簾一揭，往裡就走。悟真以為師父轉來，忙起身迎上說道：「師父轉來了，怎不聽你老敲門的呢？」話未說完，只聞一陣香味從鼻竅透入，悟真好生詫異，再為定睛一看，原來不是師父，卻是一個絕色女子。悟真這一嚇非同小可，忙說道：「你是何人？代我趕快出去！這是什麼所在，就容得婦人進來的嗎？」那女子聽說，便向他微微笑道：「你這個和尚忒也太老實了，請問你們這庫房裡有個清雅，可在裡面嗎？」悟真道：「我這廟裡現今就只我一個和尚，並沒第二個。」那女子作詫異道：「這又奇了，今早放我來的時刻，明明分村是大成廟庫房，怎麼會不在呢？」悟真道：「不在不在，你快走罷，我要關房門了。」那女子站下呆了半晌，又向悟真把眼睛勾了一句，說道：「你這小師父倒很體面，虧你一個人在這裡倒不嫌寂寞嗎？」悟真被他眼睛那一勾，就覺到心裡有些忐忑忐忑的，曉得有些不妙，念了幾句「阿彌陀佛」，將邪念鎮了一鎮，說道：「我一些不寂寞，你快些走罷！我要關房門呢！」那女道：「小師父，你要關門，奴也不阻止於你，但奴鞋尖足小，更深半夜何處去投宿？請小師父方便些兒罷！」

說著便蹣起一隻小腳，一手將悟真一攙，說道：「小師父，你可憐我這一點點腳，怎樣走夜路呢？」不由得那眼睛便落下幾點珠淚來了。悟真把他的腳一看，真個不滿三寸，著了一雙紅綾繡花鞋子，白綾襪套，實在可愛，那心裡忽然的就迷惑起來，把那三戒的道理都丟到九霄雲外去了。

就這心裡一動，那女子便攙著他走到清雅牀前，將他按倒，剛要行那苟且之事，忽聽外面靴聲橐橐的走進一人，頭戴雁翅冲天盔，手執金鞭，身穿金甲，氣衝衝的說道：「吾乃本廟韋馱是也。何處鬼頭，敢來纏繞佛徒，污穢清地？」舉鞭就向那女子打來。那女子連忙滾下牀來，向那神前跪下，說道：「大神在上，女子本非私下進廟，尚有細情容稟。」韋馱道：「有話說來，若有半字虛言，立叫你毀魂於本護法金鞭之下！」

那女子抖擻擻的說道：「女子姓秦，本已故宰相秦檜外室所生之女。母親賈氏，因主母不容進府，在臨安南城外居住。父親死時，女子才三歲。初時母親也苦志守節，到了去年春間，母親去到洞庭山菩提院進香，不知因何帶了一個和尚回來，一字叫做清雅，就在女子家裡住了有一個多月。那日母親出外，他突然走到女子樓上百般調戲女子，那時卻怪女子不好，就同他有了奸。後來母親回來，他便絕跡不上女子的樓，女子並時時刻刻的想他。候了多日，他真個不來，女子只得又結識一個當鍋的阿六。不料一天夜分時候，他暗暗的又上樓來了，見了女子鋪上睡一男人，他也不由女子分說，拔出戒刀，就女子下身一刀，當時畢命。女子陰魂不散，在陰曹地府各處神前告狀，都告遍了，不料一處不准，皆批道：『秦檜奸惡罪大，所生之女，應派顯報。』女子含冤不白，足有一載有餘。直到今年七月三〇日地藏王菩薩聖誕，是日各處神均來祝壽，女子就帶了狀詞，就想揀位正直神靈求他伸冤，不料偏偏把個狀紙遞在岳將軍手上。女子總以為他被父親害死，記起前仇，必要加罪，那知他並不挾隙，看過狀紙，便說道：『姦姦處女，復加殺害，這還了得！』便著前隊將女子帶著，直到冥王府。恰巧本郡城隍在府前站班，迎接各神，岳將軍便把女子狀詞給他過目。城隍看了一遍，說道：『回稟將軍，這狀詞去年就在小神面前稟過了。小神因他父親謀害將軍，敗壞天下，罪大惡極，雖世代為娼，被人奸害，不足以蔽其辜，所以不曾准許。』岳將軍聽畢說道：『貴司此言舛了。他父親害人是一案，他被清雅這和尚奸害另是一案。總之照冥間法律看起來，這和尚當有應得之罪，何能因他父親作惡，便寬有了和尚清雅？恐冥間沒有這樣嗎，望貴司照案斷案，不必迴護前案是了。』說畢，匆匆入內。城隍司因此著牛鬼把女子帶回衙門，下了冤鬼待質女公所，直到今早過堂，問明情由，方准許女子尋覓清雅，報仇雪恨。

女子又花了些銀錢，到日巡書差面前，查了清雅現在西湖大成廟庫房裡面，不料來到此地，並不看見清雅，反轉見了這位小師父。這都是的確實供，求大神饒了女子罷。」韋馱聽完，又說道：「清雅既不在此地，你應該就走，何故纏繞悟真？那我絕不能容你這下賤的鬼頭污穢佛門的。」說畢，舉起金鞭就是一下。

只見滿屋金光，悟真不覺嚇了一身冷汗，把眼一睜，直見桌上支燭火，還未點完，自己還好好的睡在清雅鋪上，外面並無鬼神，原來是南柯一夢。心中好奇生異，暗道：雖屬是夢，怕的這事件多分有的；幸虧護法韋馱來救，不然我幾乎被這女鬼盜去原陽了。又道：人家廟裡韋馱都是眉清目秀，因何我夢中見的這位菩薩，眼睛細得同一條線似的，這又不懂是個什麼道理了。我明日倒要看看法身，究竟可像不像呢！正然想著，忽然聽窗外已有腳步聲，並那嘩嘩嘩嘩樹葉的聲腔，轉來轉去，再為定神一聽，原來道人倒已經過來掃天井了。悟真連忙起身，走到外面，叫道人打了面水洗了臉，走上大殿燒了早香，將鐘兒鼓兒敲起來做過課眾，見外面已經大亮，遂同兩個道人說道：「今日是廟中圓滿第二日，進香的人必定不少，兼之補送香儀的、鄉間佈施的，勢必紛紛皆至。我要在庫房照應，你們著一人專司大殿上香火並撞鐘等事，著一人在外面照應。你們可曉得廟內有鎖門的鎖嗎？」道人道：「廟內門上用不著鎖，皆有自來的木鎖，那把鑰匙就掛在庫房板壁上哩。」悟真便找了鑰匙，走到後面，先將聖駕行宮及丈室的門鎖好，然後又把各僧家住房門鎖起，走到外面望望。那知到了韋馱殿，把韋馱法身一望，不覺吃了一驚：身段大小，同夢中所見的有一無二！再朝臉上一看，原來還不曾開光呢，怪道夢中看見他老人家眼睛同一條細線樣的。想係開光那日，菩薩多了，弄了遺漏下來了，只得守大事已定，再作道理。隨即就跑到正殿上拿了一分香燭，走來點好，頂禮下去，禱告了一番，致謝了一番，這才起身走進齋堂，同道人一起吃完了早飯。

外面進香的人男男女女，車兒轎兒，送油的、送米的、打齋的、送香儀的、送匾對的、寄名的、求籤的、許願的、賭咒的，俱皆到了，大殿上鐘鼓敲得應天響，月台下爆竹放得不絕聲。還有那些道姑。道婆，每人手上一個黃布香袋，一串佛珠，走著念著「阿彌陀佛」、「阿彌陀佛」的，就同煮粥鍋滾了的那種聲音一樣。殿上那個道人，敲鐘敲鼓的，把膀子都敲酸了；外面那個道人，送油送米的，把腿子都跑癱了。悟真在庫房裡收禮寫帳，開發腳力，直即忙得連出恭放屁的工夫都沒有。

還有一班遊方的馬溜子和尚，總以為新廟裡打齋的必多，飲食必好，一個個都來掛單，那曉得這廟裡忙得煮飯的工夫沒有，連自己都沒得吃。悟真沒法，只得每人開發了五〇文，還被些北方齋和尚拿著錢，還要娘天爺地的罵上一頓才走。

直到午牌向後，外面才輕鬆一點，道人想要抽點空子要去弄飯，忽聽外面一個家人喊進來道：「接帖接帖。」那道人連忙上前問道：「你大爺是那衙門裡的？」

家人道：「我們是工部衙門的，我家馬大人有要事，要見你家方丈濟公聖僧。」道人道：「方丈到外面去了，只有護法悟師父在家。」那家人跑出門在馬前回了一句，馬仁隨即下馬，走進廟來。悟真也隨即走出庫房，將馬仁迎至客堂坐下，獻上茶來。敘了一陣閒話，馬仁便問道：「請問你家令師今日甚時候才得回來呢？」悟真道：「這是老爺的明見，家師不比旁人，他是瀟灑慣的，所以料他不定。」馬仁沉吟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這事且統統交代你罷！」隨由腰間掏出兩粒明珠，一卷田契，說道：「這兩粒珠子是歸欽案追回的，將來留作重修屋頂之用，千萬不可遺失。這個紙卷是金丞相佈施廟中的周家堡二□四頃□八畝二分田契，共計三□二張。你統統查點清楚收好了，候你師父回來交代了，就說我特為送得來的。事情皆遵他的辦法，現今金御史已奉旨免議了。我適才在刑部孔大人處，昨日審的那個清雅已經獄斃。據獄卒說，是被個女鬼追了命去的。我看恐不的確，候你師父回來，你代我致意他罷！」悟真道：「是了。但這女鬼迫命，據僧人看來，這話多分倒是確呢！」馬仁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悟真便將夢中的話說了一遍。馬仁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怪道獄卒也說女鬼是姓秦呢！」兩人說完，悟真便將珠子、田契查點清楚。馬仁站起，又關會道：「仔細收好，不可遺失。」就此作別出外，悟真送了上馬，這才回頭將珠子、田契收藏起來，就聽道人喊他吃飯。悟真才出庫房，走至天井，遠遠見門外飛奔似的來了一匹報馬，一個軍官打扮，跳下馬直往裡走。畢竟不知來人是誰，區聽下回分解。仁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悟真便將夢中的話說了一遍。馬仁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怪道獄卒也說女鬼是姓秦呢！」兩人說完，悟真便將珠子、田契查點清楚。馬仁站起，又關會道：「仔細收好，不可遺失。」就此作別出外，悟真送了上馬，這才回頭將珠子、田契收藏起來，就聽道人喊他吃飯。悟真才出庫房，走至天井，遠遠見門外飛奔似的來了一匹報馬，一個軍官打扮，跳下馬直往裡走。畢竟不知來人是誰，區聽下回分解。